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劉以林

中国文学 * 清戏曲精选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中国文学 * 清戏曲精选

选编 李立群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中国文学部分 / 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5

ISBN 7 - 204 - 06840 - 8

I. 学… II. 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164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序

明代后期到清代前期是文人戏剧创作的高潮。清代戏剧以前期为盛，可视为明代戏剧的延续，但创作的生气已有所衰退。康熙朝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代表了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晚明戏剧的精神，但情绪上有一种浓厚的空幻迷惘之感。

乾隆时代，高级士大夫蓄养家伶的风气和文人对戏剧创作的兴趣都开始减退。尽管作品的数量还不少，但大多缺乏创造力和新鲜感。当时，一方面产生了一批朝廷指命写作、各宫廷庆典用的大戏和士大夫创作的歌功颂德之作；另一方面，一般的剧作也呈现出相当强烈的宣传正统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的倾向。清中期的许多剧作，首先从观念出发，以戏剧故事演绎观念。如夏纶（1680～1753？）的《新曲六种》，在各题之下分别注明“褒忠”、“闾孝”、“表节”、“劝义”之类主旨，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种风气下，清中期戏剧虽然数量不少，也间有较好的作品，但总体上是没有生气、缺乏创造性的，也没有产生什么杰作。

乾隆以后，文人的戏剧创作已进入尾声，值得一提的戏剧作品更是微乎其微了。

清代戏剧的衰微状态日甚一日，清后期虽还有少数文人从事这方面的创作，如黄燮清、杨恩寿等，但已无足称道。清朝末年又产生过一些以传统戏剧形式宣传政治变革

的作品，在艺术上也未获得成功。

民间的演剧却并未因文人戏剧创作的日渐衰微而冷落。乾隆以前，昆曲占有绝对优势，虽也有其他地方戏曲存在，但流行不盛。清中期以后，随着“雅部”即昆曲的逐渐衰落，“花部”即各种地方戏曲日渐兴盛。这主要是民间艺人根据以前的剧作或传说故事加以改编来演出，所重的是唱腔与做工，剧本大抵很简陋。

民间艺人演剧，重在浅俗有趣，内容不像文人创作那样精细繁复；剧本的流传，也主要靠师徒口授和手头抄写，所以不易保存和传播。乾隆中后期刊行的《缀白裘》（新集）收有数十种花部诸腔的剧本，但都是其中的一些片断，并不完整。

本书精选了清代著名戏剧家李玉、邱园、朱素臣、洪昇、孔尚任、方培成、蒋士铨的著名曲目中的著名片断。

李 玉

清忠谱

第十一折 闹诏

（贴青衣、小帽上）苦差合县有，惟我独充当。自家吴县青带便是。北京校尉来捉周乡宦，该应吴县承值。校尉坐在西察院，本县老爷要拨人去听差。这些大阿哥，都叮嘱了书房里，不开名字进去。竟拿我新着役苦恼子公人，点去承值，关在西察院内。那些校尉动不动叫差人，叫差人要长要短。偶然迟了，轻则靴尖乱踢，重则皮鞭乱打。一个钱也没处赚，倒受了无数的打骂！方才攘了一肚子烧酒，如今在里边吆吆喝喝，又走出来了。不免躲在厢房，听他说些什么。（暗下）（付扮差官，丑、小生扮二校，喝上）

【梨花儿】（付）驾上差来天也塌，推托穷官没钱刮，恼得咱家心性发。嘿！拿倒京中活打杀。

李老爷呢？（小生）李老爷睡在那里。（付）快请出来。（校向内介）张老爷请李老爷。（净内应介）来了！（净扮差

官上)

【前腔】(净)久惯拿人手段滑,这番差使差了瞎。自家乾儿不设法。噤!一把松香便决撒。

(付)李老爷,咱们奉了驾帖,差千差万,到处拿人,不知赚了多少银子。如今差到苏州,又拿一个吏部。自古道:上说天堂,下说苏、杭。岂不晓得苏州是个富饶的所在?况且吏部是个美官,值不得拿万把银子,送与咱们?开口说是个穷官,一个钱也没有。你道恼也不恼!难道咱们三千七百里路来到这里,白白回去了不成。(净)可笑那毛一鹭,做了咱家的官儿,咱们到来,他也该竭力设法,怎么丢咱们住在冷屋里边,自己来也不来?哥啊!若是周顺昌弄不出,咱们定要倒毛一鹭的包哩!(付)李老爷说的是!差人那里?(连叫介)(丑)差人!差人!(贴走出跪介)老爷有何吩咐?(付)差你在这里伺候,脸面子也不见,不知躲在那里?(净)连连叫唤,才走出来,要你这里做什么!(付)李老爷不要与他说,只是打便了。(净)拿皮鞭来!(贴磕头介)小的在这里伺候,求老爷饶打。(付)你快去与毛一鹭说:俺老爷们奉了皇爷的圣旨,厂爷的钧旨,你做那一家的官儿,不值得在犯官身上弄万把银子送俺们!若有银子,快快抬来;若没有银子,咱们也不要周顺昌了。咱们自上去,教他自己送周顺昌到京便了。快去说!就来回复。(贴)小的是个县差,怎敢去见都老爷?怎敢把许多言语去禀?(净、付大怒介)噤!你这狗头不走么?(贴拜介)小的委实不敢说。(付)要你这狗头何用?(将皮鞭乱打

介) (净乱踢介) (贴在地乱滚, 叫痛哀求介) (付) 这样狗彘的, 不中用。(贴爬下) (付向丑介) 你照方才的言语, 快去与毛一鹭说! 俺们立等回话。(内众声喧喊介) (丑望介) 呀! 门外人山人海, 想是来看开读的。这般挨挤, 如何走得! (付又与小生说介) 你把皮鞭打开了路, 送他出去便了。(向净介) 咱家到里边喝杯凉酒。少不得毛一鹭定然自来回复。(净) 有理。(付) 只等飞廉传信去, (净) 管教贯索就擒来。(同下) (小生) 咄! 百姓们闪开, 闪开! 咱家奉旨来拿犯官, 什么好看! 什么好看! (丑) 闪开, 闪开! 让咱走路! (将皮鞭乱打下) (旦、贴扮二皂喝上) (外黑三髯、冠带, 扮寇太守上)

【西地锦】(外) 民愤雷呼辕下, 泪飞血洒尘沙。(内众乱喊介) 周吏部第一清廉乡宦, 地方仰赖, 众百姓专候太老爷做主, 鼎言救援哩! (大哭介) (末短胡髯、冠带, 扮陈知县急上) (向内摇手介) 众百姓休得啼哭! 休得啼哭! 上司自有公平话。且从容, 莫用喧哗。

(内众又喊介) 陈老爷是周乡宦第一门生, 益发坐视不得的呢! 爷爷嘎! (又哭介) (末见外介) 老大人, 众百姓执香号泣者, 塞巷填街, 哀声震地, 这却怎么处? (外) 足见周老先生平日深得人心, 所以致此。贵县且去吩咐士民中一二老成的上前讲话。(末) 是! (向内介) 众百姓听着! 寇太爷吩咐, 士民中老成的, 止唤一二人上前讲话。(小生、老旦, 扮生员上) (作仓惶状介) (小生) 生……生……生员王节。(老旦) 生……生员刘羽仪。(小生、老旦) 老……

老……老公祖，老……老……老父母在上。周……周……周
周詮部居官侃侃，居乡表表。如此品行，卓然千古。萑篲
奇冤，实实万姓怨恫。老公祖，老父母，在地方亲炙高风，
若无一言主持公道，何以安慰民心？（净急上跪介）青天爷
爷啊！周乡宦若果得罪朝廷，小的们情愿入京代死。（丑喊
上）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让我来说。青天爷爷啊！今
日若是真正圣旨来拿周乡宦，就冤枉了周乡宦，小的们也
不敢说了。今日是魏太监假传圣旨，杀害忠良，众百姓其
实不服。就杀尽了满城百姓，再不放周乡宦去。（大哭介）
（内齐声号哭介）（外）众百姓听着！这桩事非府县所能主
张。少刻都老爷到了，你们百姓齐声叩求，本府与吴县自
然极力周旋。（内齐声应介）太爷是真正青天了。（内敲锣、
喝道声介）（净、丑）都老爷来了！列位，大家上前号哭去！
（喊介）（小生、老旦）全赖老公祖、老父母鼎力挽回。（外、
末）自然，自然！（小生、老下）（外、末在场角伺候，打
躬迎接介）（内喊介）（付胡髯、冠带，扮毛抚台，歪带纱
帽，脱带撒袍，众百姓乱拥上）（众喊介）求宪天爷爷做主，
出疏保留周乡宦呢！（外、末喝退众下介）（付作大怒乱喘，
乱喘大叫介）反了，反了！有这等事！皇上拿人，百姓抗
拒，地方大变了，大变了！罢了，罢了！做官不成了！（外、
末跪介）老大人请息怒。周宦深得民心，也是平日正气所
感。或者有一线可生之路，还望大人挽回。（付大怒介）咳！
逆党聚众，抗提钦犯，叛逆显然了。有什么挽回？有什么
挽回？（作怒状，冷笑介）

【风入松】呼群鼓噪闹官衙，圣旨公然不怕。你府县有地方干系，可晓得官旗是那一家差来的？天家缇骑魂惊唬，（作手势介）若抗拒，一起搭咤。（外、末拱介）是！（付低说介）且住了！逆了朝廷，还好弥逢。今日逆了厂公，（皱眉介）咦！比着抗圣旨，题目倍加。头颅上，怎好戴乌纱！

（内众又乱喊介）宪天爷爷，若不题疏力救周乡宦，众百姓情愿一个个死在宪天台下。（外、末又跪介）老大人，卑职不敢多言。民情汹汹如此，还求老大人一言抚慰才是。（付）抚慰些什么来？抚慰些什么来？拿几个进来打罢了！（外、末又跪介）老大人息怒。众百姓呵，

【前腔】（外、末）哭声震地惨嗟呀！卑职呵，不敢施威喝打。倘一言激变难禁架，定弄出祸来天大。（末又跪介）老大人若无一言抚慰，就是周乡宦在外，卑职也不敢解进辕门。（付）为何？（末）人儿拥，纷乱如麻，就有几皂隶，也难拿。

（付沉思介）嘎！也罢！既如此，快去传谕百姓且散。若要保留周乡宦，且具一公呈进来，或者另有商量。（外、末起介）是！领命！（即下）（付）哈哈！好个骧官儿。苦苦要本院保留，这本儿怎么样写？怎么样写？且待犯官进来，再作道理。（向内叫介）张爷那里？李爷那里？（叫下）（小生扮校尉上，扯住付立定介）毛老爷，不要乱叫。我们的心事怎么样了？到京去，还要咱们在厂爷面前讲些

好话哩！（付）知道了！知道了！自然从厚。（携手下）（生青衣、小帽，旦、贴扮皂上）（生）平生尽忠孝，今日任风波。（净、丑、末拥上）周老爷且慢。我们众百姓已禀过都爷，出疏保留了。（生拱谢介）列位素昧平生，多蒙过爱。我周顺昌自矢无他，料到京师，决不殒命。列位请回。（净、丑、末）当今魏太监弄权，有天无日，决不放周爷去的。（哭，唱）

【前腔】（净、丑、末）权珰势焰把人挝，到口便成肉鲊。周老爷呵，死生交界应非要，怎容向鬼门占卦？（老、小生急上）周老先生，好了！好了！晚生辈三学朋友，已具公呈保留，台驾且回尊府。晚辈静候抚公批允便了。（生）多谢诸兄盛情。咳！诸兄，小弟与兄俱读圣书，君命召，驾且不俟。今日奉旨来提，敢不趋赴。顺昌此去，有日还苏，再与诸兄相聚，万分有幸了。（小生、老旦）老先生说出此言，晚生辈愈觉心痛了。（大哭介）（净、丑、末，各抱生哭介）（小生、老旦）老先生，你看被逮诸君，那一个保全的，还是不去的是。投坑阱都成浪花，见那个得还家。（生）列位休得悲哀。我周顺昌呵，

【前腔】（生）打成草稿在唇牙，指佞庭前拼骂。叠成满腹东林话，苦挣着正人声价。诸兄日后将我周顺昌呵，姑苏志休教谬夸。我只是完臣节，死非差。

（外扮中军士）都老爷吩咐开读且缓，传请周父快进商议。（净、丑、小生、老旦、末）有何商量？（外）列位且

具公呈，自然要议妥出本的。（众）出本保留，是士民公事，何消周爷自议？不要听他！（生）列位还是放学生进去的是。（众）不妨，料没后门走了。（外扶生入介）（内）吩咐掩门。（内付掩门介）（众）奇怪！为何掩起门来？列位，大家守定大门，听着里边声息便是了。（作互相窥听介）（内念诏介）跪听开读。（众惊介）列位，不是了！为何开读起来？（又听介）（内高声喊介）犯官上刑具。（众怒介）益发不是了！列位，拼着性命，大家打进去！（打门介）（付扮差官执械上）咄！砍头的，皇帝也不怕；敢来抢犯人么？叫手下拿几个来，一并解京去砍头！

【前腔】（付）妖民结党起波查，倡乱苏城独霸，抢咱钦犯思逆驾，擒将去千刀万剐。（众）咳！你传假旨，思量吓咱！（拍胸介）我众好汉，怎饶他！

（付）嘎！你这般狗头，这等放肆，都拿来砍！都拿来砍！（作拔刀介）（净）你这狗头，不知死活！可晓得苏州第一个好汉颜佩韦么？（末）可晓得真正杨家将杨念如么？（丑、旦、贴）可晓得十三太保周老男、马杰、沈扬么？（付）真正是一班强盗！杀！杀！杀！（将刀砍介）（净）众兄弟，大家动手！（打倒付介）（付奔进介）（众赶入打介）天花板上还有一个。（众打进打出三次介）（二旦扛一死尸上）打得好快活！这样不经打的，把尸骸抛在城脚下喂狗罢了。（下）（外扮寇太守扶生上）（生）老公祖，此番大闹，我周顺昌倒无生路了。怎么处？怎么处？（外）老先生休虑，且到本府衙内，再有商量。（扶生下）（末扮陈知县扶付

上)(付)这等放肆。快走!快走!各执事不知那里了,怎么处?(末)执事都在前面。只得步行前去。知县护送老大人。(付)走,走,走!(同末下)(净、丑、旦、贴内大喊。众复上)还有几个狗头,再去打!再去打!(作赶入介)(即出介)一个人也不见了,官府也去了,连周乡宦也不知那里去了。怎么处?快寻,快寻!(各奔介)

【前腔】(合)凶徒打得尽成粗,倒地翻天无那。遁逃没影真奇诧,空察院止堪养马。周乡宦,深藏那家?细详察,觅根芽。(共奔下)

第十五折 叱勘

(净、杂扮羽林将上)(净)千夫裹甲戟森森,法吏庭前列羽林。(杂)弓尽上弦刀出鞘,厂家侍卫赛当今。自家羽林左千是。(丑)自家羽林右千是也。今日东厂千岁,亲勘东林一案。命俺统军排列辕门,比着护驾威仪,愈加严肃,在此伺候。(旦扮小监抱牌上)咄!千岁爷吩咐,把守辕门的听着:不许犯官家属前后打探。领牌去!(净、杂接牌介)晓得。(下)(占扮小监抱牌上)咄!巡捕官那里!(小生上)有,有,有!(占)千岁爷吩咐:一应押解差官,捱牌听审,不许各犯合聚交谈。领牌去!(小生)晓得。(下)(付扮小监,令箭上)锦衣卫刑狱吏何在?(丑上)有,有!(付)千岁爷吩咐:今日勘审,不比泛常,整备着铜拶子、铁夹棍、阎王闫、红绣鞋、披麻火烙、铜包木棍,异

样刑具。少不中用，砍头号令哩！（丑）件件齐备了。（付）去！（下）（生囚服上）（旦、老扶上）

【梁州新郎】（生）痛我完身几粉，幸我完心无碍，劲骨千磨不坏。填胸正气，直将厉气冲开。我周顺昌久矣削职闲居，只因面叱奸党，指骂逆像，又与魏廓园舟次联姻，三触奸人之怒，自分祸不能免。不想魏贼牵坐别案，矫旨飞提，士民义愤，又击死官旗。咳！此番到京，猛拼就死。（恨介）只恨倪文焕、许显纯两贼不容分辨，一味严刑夹打，坐赃三千，胫骨几断，手指尽折。咳！今日魏贼亲勘，料无生理。我周顺昌若还对贼置辩，岂不貽笑千秋！罢！愿挣得一腔无愧，三寸常伸，便碎骨香千载。（旦、老扶生争奔介）呸！快一步么！里面审过两三起了，只管慢腾腾怎的！（生）啊呀！我足痛难忍，就迟几步却也不妨！（旦、老）呸！好自在话儿，俺们受了你多少钱钞，还装这样乔脸。走！走！走！（又扶一转，撇地介）（生喘定介）咳！衣冠扫地也理应该，怎怪他胥役如狼语乱歪。（净驼贴扮半死犯官上）闪开！闪开！都御史杨爷，打了一百铁杠子，死快了，让俺收监去。（下）（生顿足介）呀！是杨大洪。罢了！罢了！（付、丑抬小生扮死犯上）走，走！都察院左爷，三次铁脑箍，两次铜拶子，顿时命绝了，发在官坛收管去。（下）（生顿足介）呀！左浮丘竟被非刑置死了。好痛心也！（哭介）忠良士，看看殆，朝堂已绝龙逢派，轮到我，死立待。（内高叫掩门介）（旦、老）

想是千岁爷掩门进膳了，周爷，扶你到空处，且坐一坐。
(扶生转介)(老)你陪周爷坐着，我到那厢解手就来。(老下)
(旦带索横地睡介)(末扮半死魏大中，净驼上)呀，方才驼上肩还是活的，一煞时硬膨膨，直僵僵了。且撇在此间，再驼几个死的出来，一拼扛去罢。(撇末下)(生暗觑介)呀！这是魏廓园亲家，打得这般模样，竟死非命了，好伤心也！(哭介)不免叫一声魏廓园！魏亲家！我周顺昌在此。(末作渐醒介)

【前腔】三尸离壳，一灵还在，耳畔谁呼声再？
(转气介)攒心抱痛，猛然带转魂来。(开目慢视介)呀！元来蓼洲亲家！蓼洲，蓼洲！我魏大中与你长别了。(生哭介)亲翁，事同一体，小弟也即在少顷相随了。(末悲咽介)亲家！别话不能说了，只是一事放心不下。(生)亲翁！还有何事记怀？(末)想着吾孙伊托，你有遗孤，两姓谁担代？(生含泪介)尽自由他。(末)亲家！我与你相携同上也望乡台，看不得累累妻孥哭草莱。(生)亲翁！大丈夫视死如归，还说这些儿女之事怎么！(末哭介)亲翁！还有一言要说。(生)亲翁还有何言？快说！快说！(末)亲翁，我骂贼神虽惫，君须大骂吾方快。目不瞑，此为大。

(作呜咽气绝介)(生)呀！陡然气尽了。咳！我周顺昌顷刻之间，就是这般模样了。吓！我还待去打点辩论怎么。罢！就在公堂上，把阉贼痛骂一场。我周顺昌就死也